四書大全

中庸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乎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乎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

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格庵趙氏曰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纂括○雲峰胡氏曰此比論語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行之至唯聖爲能聰明睿知是能知之盡能寬裕温

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不及則未至至字輕說中庸之德爲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雲峰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卽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

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闕茸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事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益中卽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賢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貫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

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卽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卽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摠於知。蓋三者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知其故也。○詳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畧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畧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明。知行兩盡而已。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之弊。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未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晏二氏說。皆不爲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喻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諸是正說。此一句乃是譬喻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喻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譬喻。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已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已所行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爲一章子思取未予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曰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矣夫。又指行而言。通考黃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行之。上章言道不行。

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字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宋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頭至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指其中間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得見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不是察其兩端而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賞百金或說賞十金萬

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千金也只得賞千金合賞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端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本至末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小人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峰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舜之時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

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于至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峰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爲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請問下民之類。○慮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爲善也。隱而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即舜之一。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格庵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

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一反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言詳意畧。○切。○以況能擇之況譬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

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聲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爲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回之爲人也語畧而意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通考宋氏公遷曰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峰胡氏曰卽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

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及子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辯饒說已詳。然但辯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爲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自明。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足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毅齋先生抹去。以爲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間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國家可】劉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爲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聲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晳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且此章見得說詳。○〔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句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三山陳氏曰〕卧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申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

衽。【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即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冑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衣。不應身衣甲冑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吳氏程曰】衽與袵同。臥辱也。視金革如臥褥安之。

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雙峰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強。曰。固是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北之強。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強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南方之強。近乎理義。北方之強。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

【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矯。舉小反。**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贊歎之辭。**倚。**

偏著直畧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

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大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而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

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爲強。其強也麤。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強。不及中。北方之強。過於中。四強字。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守身應事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強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爲。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未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幾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反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庵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

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
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
怪是賢者過之○雙峰饒氏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
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處著
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

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

雙峰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
蓋君子而未石者也再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
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

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
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會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
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強得成就結裹此
知行而已日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
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
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
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發經文引而
不發之旨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峰胡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覺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爲知仁勇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也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朱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不至。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爲知仁矣。始文言所謂知至知之終之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終之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此已字含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強而強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強而不強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強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

所以造於道而成之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強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餘見形旬反

第二十章 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行者不足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峰胡氏曰自第二十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爲第二十一大節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十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愚不肖不及中庸總嘆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于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

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雲峰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隱體之微也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體費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爲費形而上者爲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峰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已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率性之道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又曰微與天地同體顯與天地同用易曰顯諸仁藏諸用

考朱氏公遷曰道字自其發見昭著而言之中庸首章道不可離以下專以道之在已者言此章費而隱以下兼以道之在萬物者言費而隱即率性之道之廣隱體之微費之所能如此者必有理存乎其間而使之然也。○微字即無聲無臭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與天地同用

黃氏洵饒曰費用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輿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若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

新安陳氏曰

黃氏洵饒曰其大無外。謂無所不包。如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是也。其小無內。謂無所不有。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至于一塵之微。一息之頃。莫非此道之理。此皆費也。此章當與第十二章互觀。費而隱。是因用以見體。十六章。是因體以達用。上下察。即洋洋上下左右。○

史氏伯璿曰所以然。是太極之本體。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費即不離乎陰陽之太極。隱即不雜乎陰陽之太極耳。不雜者。即不離者之所以然。初非有二致也。但所以然者。則無聲無臭。故隱。而不可見。章句以為不可見。正以其無形像之可指。陳。雖鳶魚之飛躍。亦但其飛其躍。可見。其所以飛躍。則在乎心悟而已。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本本根

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新安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堯舜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通考　史氏伯璿曰一事。即是夫婦居室之一事。章句明指而言。觀於或問亦以男女居室人道之常爲說。可見不必外引事親事長爲證也。此處言知言能。皆是眞能知之行之者。初非泛泛知泛能所可當也。事親事長之道。正是下章君子之道四中所求乎子弟。以事父兄。未能之事。章句以爲聖人所不能者。而謂愚不肖泛泛之知與能。足以當之乎。男女構精。形交氣感。雖若鄙褻。不足道。然眞精妙合。自是造化流行發育生生不窮之蘊奧。以愚不肖之夫婦他無所知。所能而獨知此。蓋與鳶飛魚躍同一機緘。故章句或問獨以此當所知所能之一事。其意精矣。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公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去聲之類。

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爲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峰胡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從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斂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峰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默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流形。庶一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躍動人一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著也。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默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偏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本不爲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字不同。

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然者必有所以然者。則天而不能淵。魚則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離於用之顯也。○

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峰饒氏曰此兩句引得妙。若以人來證也證不得。若引植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教他要必有以之然者。須於此默而識之。○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峰方氏曰只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鳶魚。○雲峰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卽在其中。纔說費隱。卽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一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卽朱

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性外之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之戾天。魚之躍淵。鳶之性必飛。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首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闇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興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

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通考吳氏程曰道體無所不在。而獨舉此言者。蓋所以明上下之意。與易之天澤履相似。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史氏伯璿曰陳氏云。察對隱字。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饒氏意也。其曰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者。章句意也。其曰雖察也。而實隱也。是指道之用言。而隱在其中。陳氏以爲專對隱言。此則終不可得而強合者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爲人處。活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爲人處。是要人就

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隅。○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爲人處。雙峰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峰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通考吳氏程曰。喫緊。猶俗言著急。活潑潑地。是眞見得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相似。正如顏子卓爾。孟子躍如之意。○張氏師曾曰。潑讀如字。或讀爲撥者非。○黃氏洵饒曰。此一節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上下察也。放之則彌六合。化育流行。

正見得道不可離也。○活潑潑地。無物礙之也。致思二字。見理之在人心。無毫髮之間斷。若有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其要只在愼獨。○全體呈露。妙用顯行。○道體流行。無所窒礙。○董氏彝曰。中庸鳶飛魚躍。指道體之昭著而言。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指集義養氣而言。程子所謂同一活潑潑地。則又非解本文之意。是猶川上之嘆。而程子亦以爲其要只在愼獨。○史氏伯璿曰。或問中發明此意。已無餘蘊。而讀者每猶有所未達。此不過皆是形容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而已。其在鳶魚。則鳶魚無知之物。然飛必戾天。躍必于淵。是誰使之然哉。道之體用。流行發見。自然而然。有莫知所以然而然者。又豈特鳶魚爲然哉。所謂天理流行無滯礙之意。於此固爲易見。其在人心。則人心不能無私。天理易至間斷。惟能以集義爲事。則天理無時不流行矣。又無預期其効之心。則自然無所滯礙矣。天理既流行而無滯礙。則與鳶飛必戾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天。魚躍必于淵者。同上。活潑潑地之意可識矣。若不以集義爲事。則如鳶魚之不能飛躍。謂之天理流行可乎。若集義而預期其效。則如捉鳶魚使之戾天躍淵。皆不出於自然。謂之無滯礙可乎。天理不流行而有滯礙。則不得謂之活潑潑地。明矣。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爲。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不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行及語

天。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通考黃氏洵饒曰。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言其上下昭著處。

第十二章　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峰饒氏

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

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愼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

通考　東陽許氏曰　中庸是就人事上言道之用費隱就天地人物上言道之用先言中和見道之著見於事物費隱見道之充塞天地後言誠見聖人與天地爲一中和以戒懼謹獨爲存養省察之功中庸則以知仁勇爲入德之門費隱諸章雜言其大小者欲人隨處致察以全中庸之用皆求至於誠也○

黃氏洵饒曰　右第十二章此第二支其下八章爲節解○

史氏伯璿曰　此已下九章是第三大節皆是發明費隱直至二十章始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者爲言却正是二大節相承之次或疑君子之道費而隱之道不止是五達道之道蓋道雖無物不有然君子所當知當行至切至要者惟在於五達道而已觀於十二章之末既以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者結之而下章遂以君子之道四爲言謂費隱之道非即五達道之道可乎章末言天道人道蓋爲下章說誠明明誠之張本也蓋自此以前皆是說用工之事用工以立其本用工則先知後行以學者之事爲主中間雖有說聖人事處不過亦以爲學者用工之法自此以後多是成功之事成功而致其用成功則先行後知以聖人之事爲主蓋欲示學者以成功之準的也中間有說學者事處則依

舊先知後行乃是授學者以至此準的之階梯也至於人道之極則亦與天道無間觀於言人道者五章章末之言可見矣其詳於後節言之饒氏分哀公問政章爲二章以屬下節者非是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己而言自己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爲道之人己身而言己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爲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爲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脈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峰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爲道之人是指爲道之人○雲峰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爲道而遠人此爲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爲道此爲字輕猶言謂之道○通考黃氏洵饒曰道不遠人此三句亦一小支其下三節非欲遠人以爲道之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可見是小節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爲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

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爲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爲道而不近求之於其身尚何以爲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己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會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

伐柯不用更別去詞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
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若此箇道理人不
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
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各
具此箇道理無有不足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
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來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
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能知能行底去
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
亦人耳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吾身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
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伐柯假此柯之比
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之已甚則人已甚遵天則矣故曰
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烝民凡
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
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意○雲峰胡
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

敢遽以聖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
爲道一句第二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以爲
道第三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爲道也第二節
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遠人以爲道第三節
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
可離又非柯之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
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考 更氏伯璿曰語錄云推以人治人之義有曰及我
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是將我
自得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按此雖與章句異亦
可備一說蓋道不遠人之人字是以人對道而言道
便是人之理人便是人之身初無以人對己之意下
文人之爲道而遠人兩人字皆指爲道者言可見人
即己爾故此節兩人字雖不必以爲對己而言亦可
也只因此上有君子二字則似乎此人字對君子言
之者故章句順文解義以此爲君子治人之事又按

中庸自首章至此。皆言自治之事。直至二十章方言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爲天下國家矣。其實上人字。是人之身若只以爲君子自治。恐亦可通。君子以人治人。猶曰君子以在己之道自治其身之意爾。下文忠恕。卽是以人治人之工夫。改是改其待人未能如待己者也。至於待人能如待己者。則不遠人之道盡矣。故當止而不可過。有所治也。若有不止。則便是爲道以爲道矣。○章句之所謂衆人。非庸衆之衆。雖堯舜之聖。亦衆人中之人耳。改之謂若但畧改而卽止。則非畧改而不必至於至善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爲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胡氏之說非是。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肯音佩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上伐鄭。不下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卽荀瑤。

道卽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爲綱。施領。故章句節節提掇。

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僞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二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二反五折。便是推己

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一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覺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眞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眞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援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缺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已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反

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黃氏曰。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己以及人而已。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朱子曰。盡己推己。此言違道不遠。是學者事。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一截入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C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低地。曾子只

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峰饒氏曰道是天理。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道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通考史氏伯璿曰忠恕違道不遠。章句至矣。饒氏謂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而道之不遠於人者。莫遠於此。故下文即其文而詳言之。竊意忠恕是盡己之心。推以及人之事。故己不欲而勿施於人。固推己也。己所欲而以施之於人。亦推己也。下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是不欲而勿施於人者。

君子之道四。至先施之未能一節。是推己所欲以施于人者。一反一正。皆所以釋此一句之義也。又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章句兼忠恕釋之。至矣。饒氏專爲恕之事者。失之。蓋此一節是不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聖賢論忠恕皆就推己處說。如夫子之告子貢仲弓。亦此意。蓋取其易見也。知己所惡者勿施。則己所欲者自不容于不施矣。非但不施己之所惡而已也。然則章句自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下。似可以兼說下節之旨。不但可施於此節云。○黃氏洵饒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仁即道。就忠信上說。故曰仁。就達德上說。故曰道。○史氏伯璿曰雙峰以勿願勿施二句爲恕之事。與章句異。語錄辨此已詳。蓋恕由忠出。忠因恕行。初無二致。盡己之心。在內本不可見。善觀者。却於推己之際觀之。則盡己之意可見矣。且如施諸己而不願之心。固非有不眞實者。是則不願者。己之眞心也。此眞心非忠之未發者。

乎。及其推以及物。亦即以此不願之眞心而勿施之。則發於己者。豈有一毫之不盡乎。此即忠之因恕見者然也。以己之不願者。推之而勿施於人。此則恕之由忠出者也。章句合忠恕而言。至矣。饒說非是。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黃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忍也。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脈貫通。反復於人己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朱子曰未能一焉。固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不曰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不曰乎。以我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君。此便是則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常人責弟必欲其敬。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兄者。曾敬不曰乎。以我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兄。此便是則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常人責朋友必欲其施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朋友者。曾施不曰乎。以我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朋友。此便是則也。庸德之行。德不足而行有餘。則慥慥篤實。自不容已。庸言之謹。言有餘而德不足。則必謙謙退抑。不敢盡。蓋言顧行。行顧言。言行相顧。則言不敢不謹。庸德庸言。皆盡己之心而不外乎平常之理。此君子所以造道之極。而其用之廣。所以無不包也。雙峰饒氏曰。庸德庸言。皆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不曰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不曰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君。此便是則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常人責弟必欲其敬。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兄者。曾敬不曰乎。以我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兄。此便是則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常人責朋友必欲其施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朋友者。曾施不曰乎。以我之心而反推己之所以事朋友。此便是則也。庸德之行。德不足而行有餘。則慥慥篤實。自不容已。庸言之謹。言有餘而德不足。則必謙謙退抑。不敢盡。蓋言顧行。行顧言。言行相顧。則言不敢不謹。庸德庸言。皆盡己之心而不外乎平常之理。此君子所以造道之極。而其用之廣。所以無不包也。雲峰胡氏曰。施諸己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忠之事。所以爲恕之本者也。忠爲恕之本。先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己者。語意尤有力。大學是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施諸己而不願。則恕可推矣。○雲峰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一字形容聖人之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己之心愛人。推己及物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以責人之心責己。發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不外乎此。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曰丘未能一焉。亦曰求能如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爲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下是勉人。通考朱氏公遷曰大學止至善之目。於五品遺其一。則欲人推類以盡其餘也。中庸君子之道四。於五品遺其一。則道所當然。非所求之閨門婦女也。夫婦之別。必君子道之使由之。豈待以責彼之道自責乎。○史氏伯璿曰饒氏以爲忠恕之事者失之。章句之句讀訓釋至矣。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徒己。如己之所欲。求於子臣弟友。事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欲。以及其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可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聖人不自聖之心。蓋與舜之事親自知不足者同一意耳。上文曰之所惡則勿以施之於人足矣。此欲推己所欲以及人。則孝忠弟信之道有一毫未知已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爲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不害其爲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

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爾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所謂能改而可止矣。故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蓋謂是也。若移章句前節自以責己之心度人之心至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一段置於此節之下。以總釋一節之旨。更添而以已之所欲者施之於人一句於前。勿以施之於人之下。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上。仍改亦字爲皆字。則似極爲明備。蓋二節皆忠恕節自。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也。然則此四者章句但以爲責己自修之事。今亦指爲忠恕之事。抑亦有所本乎。曰。觀語錄嘗以大學絜矩爲此章之證。則固亦以爲忠恕之意矣。況以爲忠恕之事。亦與章句責己自修之意無所得焉。乎亦有可通云爾。○庸德之行以下。章句至矣。饒氏以庸德爲孝弟忠信之類者近之。以庸言爲責乎子臣弟友之類者未當。此蓋承上節忠恕之事而言。既又推而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之以至於盡道之域也。庸德以忠恕之事爲德也。庸言以忠恕之事爲言也。待人有一毫不如待己者。便是不忠不恕。故於庸德不可不踐其實。於庸言不得不擇其可。行忠恕之事難。故每有不足。不足則不敢不自勉以盡其所難。言忠恕之事易。故每至有餘。有餘則不敢不自反以節其所易。至於言無不如其行。行無不掩其言。則言行於是乎相顧。而忠恕之事畢矣。至此則人事盡。天理得。曰忠恕之不遠乎道者。可以至於不遠人之道。而與之一矣。此所以胡不慥慥乎之言而贊美之也歟。○饒氏謂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按此段皆是夫子責己自勉之辭。而教人勉人之意在其中。上曰四者未能。責己之辭也。此便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意。皆聖人不自聖之謙辭也。苟未能而遂已焉。則亦徒責而已。故以庸德以下。以見自勉之意。便可見不以不能而遂已。必求至於能而後可之意。此便如抑爲之不厭之意。皆聖人純亦不已之誠心也。合而言之。可見聖人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意矣。聖人尚爾。況學者乎。則其教人勉人之意。豈必外此而他求哉。○黃氏洵饒曰之行。平聲。顧猶應也。行。竝去聲。○上章君子之道。天地之道。鬼神之道。至誠之道。大抵皆同。○此是節解後倣此。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上聲與倣同此。雙峰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豈子思

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聖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方爲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爲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來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素來有從前之意似與見在之意不類見在乃是目今之事非從前意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賤此之謂見在觀或問善游氏之說可見若以爲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爲其所當爲無慕乎

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通考實氏洵饒曰君子素其位而行即曾點之意○則其德盛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飛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是也行乎夷狄行乎患難亦是也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行乎患難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孔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雙峰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二者皆逆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

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舉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通考】【黄氏洵饒曰】素富貴道行乎富貴。素貧賤道行乎貧賤。素夷狄道行乎夷狄。素患難道行乎患難。○行乎富貴。如舜被袗衣鼓琴之類。行乎貧賤。如舜居深山之類。行乎夷狄。如孔子居九夷。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羑里之類。○【史氏伯璿曰】無入字。總上文四素意而言。自得字。總上文四行意而言。此可是包括上文四句之意。屬之素位而行也。但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句。是反覆相形而言。故下二節亦反覆相應而言耳。○按貧賤對富貴言。雖逆順不同。皆常事也。患難却對康寧言。夷狄却對中國言。患難夷狄。不唯是逆。又且是事之變者。並言四者

而常變相半者。不過以見處常處變皆無入不自得耳。常變相半。而順一逆三者。又不過以處順易處逆難。故畧於順而詳於逆耳。康寧與中國。亦常事之順者耳。奚假言哉。若曰以見人少有不經憂患者。則是人亦少有不在患難夷狄者耶。倪說非是。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洒落明瑩。

眞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

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胸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强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通考。黃氏洵饒曰。謂所不當得而得。與詭遇獲禽意不同。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峰饒氏曰。正。乃是鳿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爲的。鵠。取草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爲的。通考。詹氏道傳曰。按朱子曰。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皮侯則設鵠。乃大射之侯。采侯則設正。賓射之侯也。正之方外如鵠。亦三分其侯而居一。中二尺畫朱。其外次白。次蒼。次黃。次黑。充其正寸。使大如鵠。其旁畫以雲氣。亦如正之數。五正者。天子也。諸侯則三正。去玄黃。孤大夫二正。去青白。直以朱綠也。若獸侯則燕射之侯。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蓋用布而畫獸頭於正鵠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處天子諸侯則以白土赤土塗其布爲質士則用布而不塗其側所畫雲采亦如采侯之差等○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天子至大夫皆有之士則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三禮辨云天子九十步侯諸侯七十步侯大夫五十步侯步近者鵠差小取其巧也步遠者鵠差大取其力也○趙氏德曰賓射之的謂之正正者正也欲明射者內志須正也大射之質謂之鵠鵠者直也欲使射者外體之直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此乃天子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貢士可以與祭者賓射則張布於侯而設正諸侯朝會正以賓射之禮以觀邦國諸侯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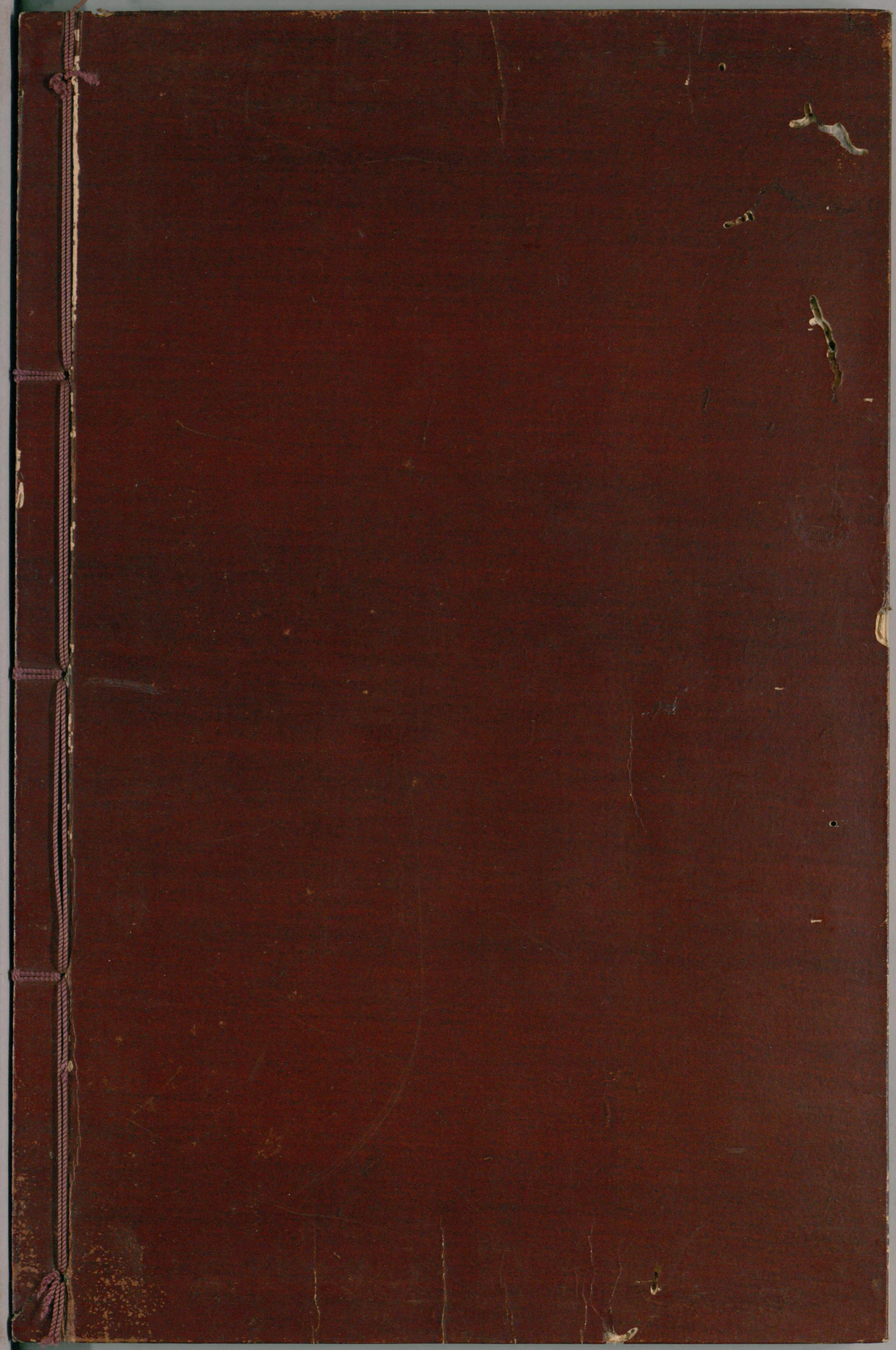
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蓋以證上文正己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853
158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四書集註大全38巻附四書註者考1巻』　請求記号 853-158

ガラス使用